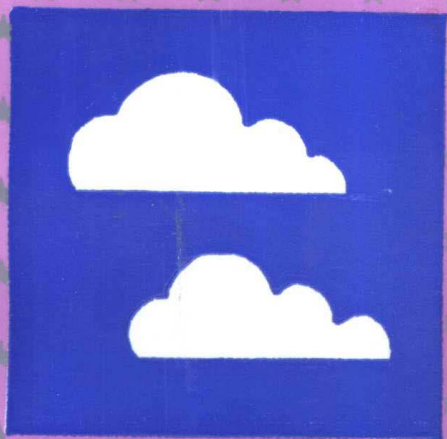


苏敏

也
无
风
雨
也
无
晴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 敏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1号

责任编辑：徐洁民

封面设计：苏彦斌

技术编辑：吴子文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 敏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9号)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65 字数：100千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第一次印刷

印数：5300册 定价：3.40元

ISBN 7-5032-0393-5/I·48

苏敏的诗

· 鲍 昌 ·

她把诗稿交给我以后，就脸红了。这使我感到：她有一种不太甘心而又无法掩饰的谦卑感。这立刻使我产生了信任。因为谦卑导致信任。她写诗，诗是需要信任的。因此我又感到：她有着（不管是多大程度上的）诗人的气质。

她的谦卑来自何处，我殊为不解。按照她自报家门的履历，插队、参军、牧工、编辑。从这份类同于她的同龄人的履历来看，她本应有某种时代的迷惘与失落感，精神搏斗的火花会折磨她的“自我”。然而，她不仅有着谦卑（但愿这是我与她只有几次晤面的假相），而且她的诗写得纯净，有着明显的女性柔情。这使我略感奇怪，我真想问问她：你的心中有没有过阴霾天空下的黄土、沙丘、冰雪和风暴呢？

人们对诗有个粗浅的理解：诗是属于心灵上的童年的。苏敏开始写诗的年龄并不算小，但她的诗却在更晚的时候才告别了童年。这也许同她对于诗的初始观念有关。在

《诗，属于敏感的心灵》小文里，她这样来界说诗：“它可以照亮生命，如果这生命有着对青春的呼唤。它可以连接人生，当一个人对全人类的感情产生共鸣，愿意进行真诚的对话。它可以慰藉自己，指出你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第一个人，应当冷静一些”。的确，她早期的诗，有着少女的真诚，想同人对话，想呼唤青春，也想在突然袭来的“无题”情思下慰藉一下自己。她有一首《从前》的小诗，很能表述她从前的心境：“我不明白/年轻时候的心会那么小/装不下一点点失望/越故意不经心/越会看见风沙在逼近/忧怨/便顺了红墙一路走走停停/然后推开你”。她没有把要推开的东西讲得很清楚，但她确实把从前的什么东西推开了。这是1986年底她写的诗。直到这以前，她的诗大部分类似她第一本诗集的题目：《青春在梦里》。

看过这第一本诗集，我真的相信她曾做过一段漫长的青春的梦。那首先是关于爱情的，譬如她想把心儿放在诗行上向对方飞去，想让对方像火团一样把自己烧毁；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秘密：她在“许久许久以前”，“就脸红着一个难启的请求”，那情景发生在某个“生怨结愁的桥头”，大概留下了动人心弦的惆怅。我还在她的诗中发现：当其所爱恋者“如一条小路消失在远方”后，“多情的秋雨……教两颗心学会了徬徨。”

从此，她开始在诗中折腾自己，一会儿想把自己变成水塘，匍匐在秀林般的爱人脚下，去收集他深邃的目光；一会儿她“遥念着一盏航标灯，站在离岸的船头焦急”。忽然间，她又祈求世界伸出巨掌，“盛起我们的悲欢离合”，并在握别以后，“封存起交错的那一刻”。总之，梦在青春里燃烧，又在青春里烧毁，镌刻在女性荏弱的心头，就凝结为五味俱全的诗行。

正因如此，苏敏在诗坛上扮演的角色，似乎主要是位爱情的歌手。她有不少诗篇，展示了女性爱情心理的独特侧面。但终于到了这个时刻：梦变得遥远了，陌生了，于是她写了《怀梦草》。这时，诗人把感情“浓缩”了，变得“冷眼人”一般“平静”，“时时要想起那句‘曾经沧海’，于是回回互道‘平安’”。这样的低吟，似乎表明女诗人的梦真的要醒了。

果然，在深切地反思之后，苏敏从感情的世界中萃取出哲理。最早是在1983年，她在一首题为《当群星醒来》的诗中，开始揭示自己心灵的扰乱：“当群星忽然醒来/与它在黑暗中邂逅/就会望见许多灵魂/正由于漂流而颤抖”。但我要指出，这种心灵的扰乱基本上是个人的、纯个人的。后来，苏敏终于端起来生活的广角镜，找到了应当属于她的时代座标点。1986年，她竟这样来形容自

己的《青春》了：“……我约请许多脚步/为梦的疆土丈量/是谁又留下串串悲伤/对着镜子——我无法原谅”。这是说，她自己作为一代人已经过去了。1987年起，她表示要写那种“夹在不同文化观念中间惶然摇摆的痛苦”。这时，她年纪已达36岁，应该成熟了。

所以，我认为从1987年起，苏敏实现了自己诗歌的“跃迁”（让我借用一下核物理学的名词），这也是她的思想的、心灵的“跃迁”。她的感情振幅，不再限于个人心湖上的涟漪；而开始波及周遭的社会。这样一来，她的诗风为之大变；不仅是题材的变，而且是语言的变。因为她的目光触及到社会的黑色与灰色，她便抛开那串风铃似的词藻，拾起了讽刺当武器。不知为什么，她写了《商品》一诗，讽刺了从“钞票里升起当代诗意，修补早年畅销的英雄史”的人。而她《关于风》的一组格言诗，如“要会叫、会唱、会笑/呜咽也不能真哭/风的家族遗训是吹出/别人的眼泪”。再如：“告诉我/你这隐身的星/偷看了几回人间的阴谋/风于是把你出卖”。那针砭的平面就宽广得多了。有时，她出游走访，关注的不再是河面上活泼的小曲、咬住茅草的蝉声和江心的点点渔火；而是那黄土塬头密布的窑洞、挑着黄水上山的农民了。这时，她写了《失望》一诗，觉得有一颗“硬核儿般的心，结

束在青色的梗儿上”。

忧思、困惑乃至正义的愤怒，应是诗歌成熟的标志。我认为，苏敏的诗在最近两年一步步趋向成熟。因为她不再孤寂地在自家心中结网，情愫的覆盖面已遍及于历史和现实。当然，我不赞成她的失望与终极的希望断缘，所以像这样的嘶喊：“这里的夜与昼同等荒唐/都属于造物者的精神过剩。”便失措于生活的论证了。她还有一首题为《真相》的诗，开头便写道：“你不愿意我沉默/你自己却要沉默/我怎能去借彩绸/扎成胸前应诺的花呢？”假如诗中的“你”就是“真相”，那诗人是不应该拒绝献上“应诺的花”的。

看起来，苏敏的忧患缪斯在张开翅膀时，难免有时产生新的（可却是更高层次的）内心扰乱。对于任何真正的诗人来说，这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苏敏并未泯灭了她素有的追求，她将不会变成她自己讽刺过的“商品”。

于是，我想起她不久前写的《光荣》一诗，她明显地还在追求一种神圣的东西，“衰老像个罪犯/不敢走近你/因为真理溶化了你的年龄。”套用这句诗，我想对她说：——记住，苏敏，就让真理溶化了你的年龄吧！

1988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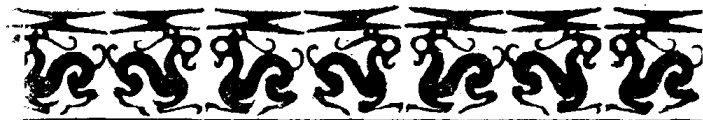
（1989年5月13日《文艺报》）



苏敏 1951年生于济南，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历经一代人的“时髦”：从当红卫兵、参军当女兵，到投入中国青年报当编辑当记者。

作为“断层”中的知识女性，时代风云给予她纵横思考；那是沉浮于历史的爱心，充满了矛盾与追求，却自有一份细腻，一份带着哲理的隽永。

与她的第一本诗集《青春在梦里》同样：灵秀而含蓄，内心的探求更为精邃。



目 录

苏敏的诗（序）	鲍 昌
还愿	（1）
敬赠先生张志民	（2）
呼唤	（3）
初恋	（4）
许多时候	（5）
白羊星座	（6）
因果	（8）
露水人生	（9）
小母亲	
——赠张聚同学	（10）
乡下收工时候	（11）
致——	（12）
我希望	（13）
思考	（14）
送别	（15）
偶得	（16）
在南去的列车上	（17）
雨中芭蕉	（19）

回家.....	(20)
青年人.....	(23)
真.....	(24)
夏日随想.....	(25)
怀梦草.....	(27)
纪念.....	(28)
问候——刘哲女士.....	(29)
过去了.....	(30)
青春.....	(31)
致L.....	(32)
初读舒婷的诗.....	(33)
成熟期.....	(35)
画像.....	(36)
笑谁.....	(37)
观“山雨欲来风满楼”.....	(38)
问太阳.....	(39)
小友夜话.....	(41)
要害问题.....	(42)
风.....	(43)
冬日.....	(44)
女性心理.....	(45)
观美国摄影家亚当斯作品展.....	(46)
凉台.....	(48)
真相.....	(49)
一位前辈——王粹女士.....	(50)
心声.....	(52)
某段历史.....	(53)

你沉歌止乐·····	(54)
记事·····	(55)
何必·····	(56)
当群星醒来·····	(57)
你若是——·····	(58)
写给孩子·····	(59)
无题·····	(60)
光荣·····	(61)
自省·····	(62)
故乡蓬莱·····	(63)
寂寞·····	(65)
夜来临的时候·····	(66)
一个字·····	(67)
昨天·····	(69)
这一代·····	(71)
世界挂满镜子·····	(72)
登黄山感怀·····	(73)
自戒·····	(74)
从前·····	(75)
宝成铁路途中·····	(76)
失望·····	(77)
乡情·····	(78)
爱之心·····	(79)
悟·····	(81)
路·····	(82)
长江边上·····	(83)
今晚·····	(84)

起点即终点·····	(85)
陕西见闻·····	(87)
在人间·····	(88)
火花·····	(89)
石门山的夜·····	(91)
观浪·····	(92)
这里，只有这里·····	(93)
拟铅字的命运·····	(95)
环境·····	(97)
会议记录·····	(98)
人类的玩具·····	(99)
陷井·····	(100)
燕子·····	(101)
回声·····	(102)
一轮月儿·····	(103)
商品·····	(104)
一声感谢·····	(106)
关于风·····	(108)
我的世纪·····	(110)
那年夜返北京城·····	(112)
夏的歌·····	(113)
悼友·····	(114)
给小林妹妹·····	(115)
风筝·····	(117)
秋天·····	(118)
遥寄日本朋友·····	(119)
看·····	(121)

旧时照片	(122)
音乐	(123)
她	(124)
一次出游	(125)
战争遗物	(127)
别离	(129)
“旅游记者”	(130)
断魂	(132)
价值	(133)
审判	(134)
你走到这么一天	(135)
人	(136)
夜读	(137)
幸运儿	(138)
小妹轶事	(139)
相互之间	(140)
呼	(141)
写于17日	(142)
幸福	(143)
忏悔	(144)
瓦罐小语	(145)
你带走那片阳光	(146)
一条新闻	(147)
海味	(149)
想飞	
——送孟燕	(150)
游香山	(151)

联系三毛	(152)
春雨	(154)
庐山的雾	(155)
读林语堂的《中国人》	(156)
郊外	(157)
墓志铭	(158)
感觉	(159)
重翻影集	(160)
后记：悼鲍昌	(161)



还 愿

天国的门呀，开了一缝
灵感，仿佛披着轻纱

那一定是听了我的祈祷了
愿我宁安，它呀——

可心头的浪仍澎湃着
要我守在这静夜的灯底下

1986年11月9日《诗歌报》



敬赠先生张志民

黑暗中行走，
也是耕耘！

人的气息被季节阻隔，
缝上经纬线。
你毅然飞越，
以流星的光耀，
划破我心——

教我懂得了黑暗的必需：
它是宇宙里生命之母；
对于成长中的人，
像火，像冰，
更像脚下
有情亦无情的大地！

1988年第2期《青年文学》